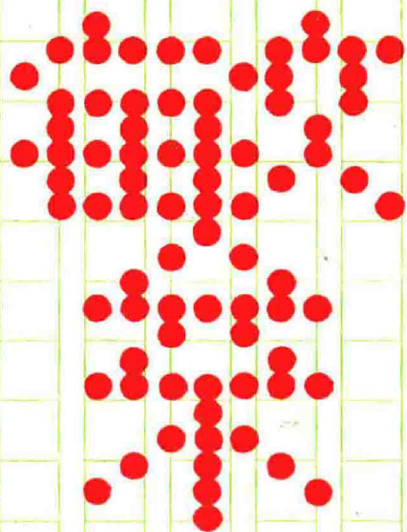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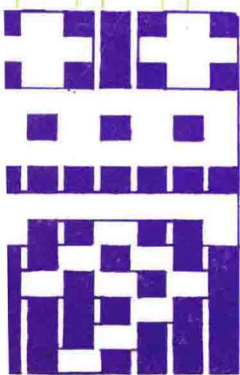


朱煥文著



夢華繁



朱煥文著——小說文庫①

繁 華 夢

珠璣出版社
印行

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繁 華 夢

著作人：朱 煥 文

發行人：馮 蘭 英

編輯人：胡 文 顯

校 對：馮 立 煌

發 行：珠璣出版社

社 址：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01巷13號2樓之1

社 長：馮 俊 嶺

電 話：(07)7470736

郵政劃
撥帳號：4001153-0珠璣出版社

登記證：[REDACTED]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805號

印 製：立國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533號

電 話：(07)7518779

定 價：新台幣 120 元

初 版：[REDACTED] 76年4月5日

編	號

寫作的路是坎坷的。

面對坎坷，敢起步迎上去，
的確需要點勇氣。

當渡過一程艱辛後，

也許會得到一絲勝利的滿足。

雖然那祇是慘勝，

總比彳亍不前，更接近了目標。

我如是想，

我永遠認為是起步。



七
 十
 三
 年
 作者參加第四屆中
 韓作家會議第一次
 迎賓酒會時，攝於
 漢城樂天大飯店。

七十五年

五月七日作者參加
高、南、屏地區作
家聯誼活動第一梯
次遊六福村時留影



目 錄

盼	235
激盪的山林	213
牧野春暖	187
銀色項鍊	161
攤 牌	141
天外天	121
夕陽西下	83
夜深沉	53
繁華夢	25
明 天	1

明天

— 1 — 明天

幾個小時過去了，她依然躺在床上，呆呆地盯著天花板。有隻壁虎停在那兒，鼓著兩眼，不知道有什麼詭計？好醜，好教人噁心的尾巴，不時敲打幾下。

記不得當時是誰出的餽主意，將新房子的天花板，漆上迴旋紋路的圖案。沒鬧地震，那些暗灰色的圖案，却在不停地搖晃，晃得她頭暈，晃得她反胃，晃得她整个人像要飄浮到半空中那樣不落實。

她趕快閉上眼，情況却更糟，突然有股強烈的聲浪，猛然襲擊過來，那種持續不斷的鳴鳴長鳴，彷彿永無休止。

她感到再不是暈眩了，整個頭部疼痛起來，眼球又澀又刺，兩耳直拉汽笛；由胃到小腹不停地在翻騰在脹氣，彷彿不脹破肚皮不肯干休。

「衝吧，脹吧，爆裂成碎片更好！」她想：「活得這麼孤獨這麼無助，比死又強多

「少呢？」

那隻醜陋的壁虎尾巴，又敲了幾下天花板，鼓起的兩眼，像在偷偷窺視她，不！在對她怒目相向。

「可惡透了，連你這醜東西，也敢向我示威！」

伸手到床下摸拖鞋，半天沒摸到，才想到上床以前，毫無目標的發脾氣，猛然一甩，不知道甩到什麼地方了？

發作有什麼用呢？對目前的困境，沒有一點用處，連對那個離不開父母的男人，也起不了任何刺激：他一身軟骨，永遠沒有挺直過腰背，站在人前的時候。天天將他的爸，爸媽媽掛在嘴上，吃飯要靠爸爸，用錢向媽媽伸手，遇到任何芝麻綠豆小事，也得請示爸媽後才能決定。其實，那還教什麼決定，是爸媽主宰了他的一切，活了卅多歲，好像永遠斷不了奶。

這就是娘家爸爸的失策，他老人家現在該後悔當時缺乏遠見吧？

——他家環境不壞，也是規規矩矩的人家——父親滿欣賞他們家。

當時她立刻想到：環境好、有錢，錢能保證婚姻幸福？

不錯，自己家境不如他們，可是，他們兄妹五個，也在克勤克儉中，一個個長大成

人了。

她自幼養成了一份堅強，讀小學的時候，就想自立更生，課餘飯後，總要主動找些賺錢的家庭副業做做；讀初中功課重，她沒有放棄任何一個寒暑假。做零工、當店員，只要有份正當收入，她總是興致勃勃地去做；高職讀的是夜校，白天的全部時間，她大膽地包下一所私立學校的福利社去經營。她是學生，也是經理，她用的店員，清一色是她的同學。三年的歷鍊，三年的辛苦，她自己有了點積蓄。那時候，的確有好幾位同學在追她，都被她拒絕了。她要創業，她沒有時間談戀愛，那是浪費。

——他人還本份，據說脾氣也不錯！又是談到他的優點。

老實往往是無能的別名，軟麪條永遠是硬不起來的。

她很矛盾。男人該有點脾氣才像個男人！有才華有幹勁的人，絕不完全聽別人擺佈，也只有那些提不起放不下的男人，才肯聽人家指揮：永遠願意像葛藤，依附著別人生存，不過，倘若遇到個和自己一樣剛強的男人，生活在一起，互不相讓，也有得瞧！

——說當時她多少有了些軟化，可也不全對，她只是有點不太堅持反對那件婚事而已。

——不錯，在妳們兄弟姐妹之間，妳是最能幹的一個，也是最有擔當的一個。不過，孩子，女孩總是女孩，太獨立的個性，不見得會是幸福。

她弄不清父親是在給她訓誡抑是教她同意自己的安排，反正有一點她可以相信，父親沒有私心，沒在她的婚姻道上，打算取得什麼好處。可以說連「女攀高門」的觀念也不存在。父親一生處事坦蕩，值得她百分之百的信賴。

女孩太獨立的個性，有錯嗎？幾百幾千年的規範，永遠不該突破——守家、養孩子、相夫教子，天天在廚房和臥室打轉？讓丈夫保護，給公婆誇讚，給別家的小媳婦作榜樣，甚至得表示出她不能一天沒有丈夫，沒有一個當家應事、賺錢吃飯的男人，就要天塌地陷！

英國的女皇，不能證明女性如何如何？以色列的梅爾夫人、印度的甘第遺孀、美國有女部長、我國有女次長，這些都又代表些什麼呢？說明了些什麼呢？

悶在心裡的這些話，她沒有說出來，但在她的表情上，父親似乎看到了答案。

——當然，婚姻關乎妳的一生，我不勉強妳，不過，我必須說一句，女孩遲早是要嫁的，而且，機會往往一閃而逝，等到失去，再想找回來，就不容易了。

「爸！您是非常贊成了？」她也夠坦率，願意公開討論。

「我只敢肯定一點，妳嫁過去，絕不會受丈夫的氣。」

「還說呢？」媽媽笑笑插嘴：「不虐待人家，已經不錯了！」

什麼都可以不管，自由必須維護。有了自由，她可以發展所長，她可以在無拘無束的新環境裡，開創另一個新的天地。

大概就是希望永遠保有一份自由，她別的都不再深思，不再計較，嫁了。

「自由在那兒?!自由在那兒?!」她高聲喊叫了兩聲。

像得到一些紓解，她覺得輕鬆了許多。耳鳴停了，發嘔反胃輕了，那隻該死的壁虎，也不知道溜到什麼地方去了。不過，她能感到它並沒有消失，它的叫聲，還不時隱隱傳來。

「我該好好睡一覺才行，一連三個晚上沒睡著，好苦！」

她摸出枕頭下的鎮定劑，吞服了兩片。

一切都留到明天再說。反正支票到期還有五天，說不定明天就會想出辦法。

娘家爸爸答應幫忙，不忍心看到她只差四十萬存款，肩負違反票據法去服刑。爸爸想出手的房子，值八十萬。

她自己在新興社區市場預訂的攤位，值六十萬，如果不是遇到年關，也很容易出手的。

高利貸也探出了路子，只要不要求抵押，也可談妥。想起那份高利息好可怕，但是

，能有點緩衝，吃點虧，總還有個翻身的機會。

婆婆在這緊要關頭，不伸伸援手，實在說不過去。老人家獨攬家中經濟大權，別說四十萬，四百萬也難不倒她。難的是她自己不願意伸手，不願意低頭，她要自己奮鬥，她總相信自己，會在絕望中，開闢出一條通路。

想起來她們婆媳之間的關係，她又開始頭暈頭痛起來，自進她家的門，根本沒對她扮過笑臉，有事向老人家報告，老人家根本沒轉臉看過她一眼，婆婆表面上沒發過脾氣，其實這種冷漠，倒比吆喝更教她難堪。

她最怕鄰居們在婆婆面前誇讚她能幹，那樣等於害了她。

婆婆說得比冰山還冷：「不錯，是很能幹，但是，我們家，似乎還用不到她施展這份才華。」

不用她施展才華沒關係，生活費用總得給吧！

窩在家裡看兩個嫂子圍著婆婆獻殷勤，窩在家裡看妯娌勾心鬥角，窩在家裡用自己的私房錢貼補零用，窩在家裡三年生了兩個孩子，沒得到婆婆應該給的照料。

她想搬出去自謀生活，幾次到了嘴邊都不敢說。

跟他商量，那個沒斷奶的丈夫怎麼說？

「不必爲吃穿發愁，跟爸媽住在一塊多好？」

「你能不抽烟不用零錢？孩子的奶粉能不買？錢呢？你問過沒有？」想起來自己的私房錢貼補了半數，她心裡好生委屈。再拖三年，想自己打天下，也沒資金了。

「沒關係，妳可以跟媽媽拿！」

「那是你媽媽，不是我媽媽！」

多讓人覺得窩囊，她又狠狠補了一句：「我沒有跟別人伸手的習慣！」

「那麼我去跟媽媽拿。」

「你去躲在媽媽懷裡吧，那裡暖和，那是你的避風港！」

忍了三年，她終於爆發了。她以前一直忍耐著，這次，她不再讓步，她很堅持。

她自立門戶搬離了那個樊籠，她不再看婆婆那張冰霜臉！

婆婆仍是陰陰沉沉地沒發作，也沒有反對。也許是怕她留下自己的兩個孫兒不管，答應生活費按月付給，不過，老人家像把她們的開支，一筆筆都算過，有零有整，每月教他拿回家來六千三百元。至於他跟爸爸一齊工作所賺來的錢，統統由公公拿回去，悉數交給了婆婆。

六千三百元！嘿！柴米油鹽加水、電，緊縮開支，一切零用，仍得動用她的私房錢

零用錢可以節制，可以少用，孩子的醫藥費，就教她負擔不起！

錢從那裡來，沒斷奶的丈夫不管，半夜孩子發燒，自己抱起孩子去按醫生的門鈴，他一樣能安心地在家睡覺！

「如果在黑暗的街角遇到壞人，怎麼辦？」她說。

「妳又不是小姐。」丈夫說。

「我總是個年輕女人吧？」

「那就等到天亮再去。」

她已經火冒三丈了，他却咕咕囔囔地又睡着了。

發高燒怎麼能等？走，她忍住性子，抱起孩子半夜出門，但忍得住性子，却忍不住奪眶的淚水。

當時她突然想真的遇上個流氓，出點事，看看他會怎麼說？

幸好沒出事，如果出了意外，她真會去自殺，家裡沒有重視她，自己再不尊重自己，還有存在世上的必要嗎？再說，她是兩個孩子的媽媽，孩子們不能沒有媽媽。

她要讓孩子們有個能負全責的媽媽。

她要作個能保護孩子的堅強能幹的媽媽。

她要孩子們在生活上不受委屈，在社會上不受歧視，她要他們有個豐衣足食的童年，她要孩子們能學她的榜樣，絕不能像他們的父親那樣窩囊。

兩個都是男孩，最好能接受自己的遺傳多些，不然會像他們的父親一樣懦弱。不過，她絕不會像婆婆那樣，獨攬大權不放。

簡直是慈禧太后嘛！話剛出口，不自主地掩緊自己的嘴，婆婆總是長輩，自己不能這樣沒有教養。

擾人的掛鐘敲了三下，她依然沒有睡着。

看看另一張床上的他，睡得像豬一樣酣甜，毛病真不少，先是打鼾，後來挫牙，多像一隻鴛鴦，將被子蒙在頭上。真是個見不得場面的男人。

狠不得過去踢他一脚，如果不是怕驚醒兩個小的，她會拖他起來，跟他痛痛快快地吵一架。

她得趕快睡一覺，只有五天時間了，這五天內弄不到四十萬存進帳戶，一切就都完了。

鎮定劑根本沒有藥效，她仍然闔不起那雙乾澀的眼。

醜陋的壁虎又爬了回來，又停在那兒敲響了它那醜得噁心的尾巴。

天花板的搖晃，迴旋紋在搖晃，她覺得自己在隆隆地潮聲中被一股捲浪衝入了海洋，飄飄搖搖地一直往前滾，滾，滾！眼前一片幽黑，一片陰森，一片無邊無際的浩瀚汪洋。好冷，好可怕！

她想大聲呼喊，但喊不出聲音；想逆流遊到岸邊，連一點力氣也用不上，好不容易摸到一根瘦瘦小小的浮木，她緊抓住再也不肯放開了。

孩子的哭嚎聲驚醒了她，燈仍亮着，才發現抓著的不是一根枯枝，是孩子的胳膊，她抓痛了孩子，她也驚擾了孩子。她多麼歉疚地將孩子摟在懷裡了。

「五天，只有五天了，你們知道嗎？」她對孩子咕囁：「五天後，媽媽也許不能帶你們睡覺了。」

她真不敢想以後的事，一旦她被羈押，兩個小的靠誰？靠那個蒙頭睡覺的男人？靠他們從來沒笑過的祖母？

好嘛！也該傷傷婆婆的心，她肯伸伸援手，就不會有今天。不是嗎？她還不是爲這兩個小的，才天天爲做生意奔波，這張支票，也是爲投資而開出的，誰知道一個最信得過的朋友，居然騙了她五十萬現金，弄得這張支票成了空頭！